

第一章 梧州姑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釣魚台，十年不上野鷗猜。白雲來往青山在，對酒開懷。欠伊周濟世才，犯劉阮貪杯戒，還李杜吟詩債。酸齋笑我，我笑酸齋。

晚歸來，西湖山上野猿哀。二十年多少風流怪，花落花開。望雲霄拜將台。袖星鬥安邦策，破煙月**寨。酸齋笑我，我笑酸齋。

（元張可久殿前歡次酸齋的二首，以為題記）

...

梧州城裏天氣正熱，那些在街旁角落裏的小野花也許是知道來日無多，於是拚盡了全身氣力，憤怒地進行著最後的開放，黃滲滲的顏色與青灰的城牆一襯，顯得愈發刺眼。

直道右側鄰湖一邊，是梧州新修不久的一座酒樓，乃是最清靜最熱鬧的去處。所謂清靜熱鬧，其實並不抵觸，清靜指的是環境，而熱鬧指的是人群。

此時剛過正午不久，天上的太陽散著刺眼的光芒，烘烘熱氣在城中浮沉著，將所有的閑人都趕進了酒樓裏。酒樓後方，是一座新開出來不久的小湖，湖風借勢灌入，就宛如內庫出產的那種大片風扇，隻是不需要人力，也能給樓中眾人帶來清涼之意。

湖麵上青萍極盛，厚厚的鋪在水麵，遮住了陽光，用陰影蔽護著水中的魚兒。

自打京都多了一個叫做抱月樓的所在，這全天下的酒樓似乎在一夜之間都患了失心瘋，學習起了那種安排，樓後有湖，湖畔有院。

隻是這梧州的樓，湖，院，其實都是屬於一個人的。

這個人對於梧州人來說，就有如這樓的清靜。這湖上的青萍，這穿行於民間的清風，無所不在，保護著、庇佑著梧州城裏一切。

梧州沒有大商，沒有大族，沒有大軍。有的...隻是這一位大人。

自從二十餘年前，這位出身貧寒的大人入仕後，他的名字便成為了梧州城的象征，隻要有他在，梧州人的日子都很好過。

人都是有故鄉情的。雖然全天下人都認為那位大人乃是千古第一奸相，可對於梧州來說，大人...就是梧州。便在官場之上，人們往往也棄名諱不稱，直接稱那位大人林梧州。

是的，我們這時候在說的，便是那位大慶朝最後一位宰相，如今偏居梧州養老的前相爺，林若甫。

自從林若甫辭官歸鄉之後，以他的身份自然極少出來與梧州的百姓們見面。但是那些恭敬如孫子般的知州大人，執弟子之禮的總督大人，也沒有多少機會能夠見到他的容貌。但是他對於梧州城的影響力卻無人能及，且不說影響力，這梧州城至少有一半產業都是姓林的。

梧州城因為他貪了天下而繁華。所以梧州的百姓再無論如何，也不會說林若甫半句壞話，哪怕是那些最有熱血的學子們。

但別的人就不見得了。

“我便要為明家鳴這不平！”酒樓中，一位三十左右的人憤憤不平說著，眉宇間滿是激憤之色。不知道他是做什麼行當的，但話語間的尖刻之意卻是掩之不住，“難道逼死了一條人命，朝廷就是罰些俸祿便作罷？”

江南之事影響太大，也影響到了江北之地的梧州境內，如今的天下，對於江南事的議論極多，慶國畢竟不是一個

嚴封言路的封閉國度，而監察院八處也沒有能力能於京都外的所有地方進行監督，所以人們議論時的膽氣還是頗大。

因為明老太君的非正常死亡，巡江南路欽差範閑的名聲受到了極大的衝擊，而連番動作下來，明家已風雨飄搖，更是證實了範閑的心狠手辣。這世人往往都是同情弱者的，於是議論之中，都有些蔑視官府那一麵。

隻是範閑自登上舞台之後，太過光彩奪目，就是監察院的黑暗也不能稍去其光彩，所以並不是所有人都在為明家鳴不平，而那些年青的學生們也不知道是從哪裏得到了消息，將自己的屁股再次往天下士子領袖小範大人的身邊靠了過去。

說到底，其實也沒有幾個人會相信滿腹詩華的小範大人，會貪明家的銀子。

“明家？有什麼不平？”一位二十出頭的年青人恥笑道：“不過是個與海盜勾結，殺人劫貨的大土匪罷了，小範大人對付他們，乃是朝廷之幸，萬民之福，隻有你這等愚夫才會做出這等肅蠹之狀。”

那位中年人惡意大作，一拍桌麵說道：“哪裏又來的什麼海盜？休要血口噴人，我便是蘇州人，明老太君何等樣的慈悲...人已死了，怎還容得你這黃口小兒胡亂構陷！”

先前與他爭辯的年青人是梧州城裏一位士子，此時聽著這位中年人自報來路，才知曉對方是來自蘇州的旅者，不由冷笑一聲，揮著扇子扇風說道：“此事早已在士林之中傳遍，明家...你還以為真那麼幹淨？”

“倒是小範大人...敢問這位兄台，你可知道小範大人做過何等見不得光的事情？”

那位蘇州商人一愣，細細想來，發現範大人這幾年間一直在京都為朝廷做事，要說他做過些什麼惡事，還確實沒個說頭。

梧州學士微笑說道：“想不出來吧？小範大人天縱其材，持身甚正，揭春闈弊案，赴北齊揚國威於域外，如此人物，怎會與你們這等銅臭商人奪利？那明家...若不是暗中行了太多人神共憤之事，又怎會引動小範大人出手？”

其實這話便有些強辭奪理了，不過也讓那位蘇州商人一時間無法反駁，隻得恨恨說道：“明家勾結海盜？這江南人都不知道，你們梧州人倒知道了...海盜在哪兒呢？朝廷怎麼沒有抓住？如果明家真的有問題，朝廷應該明典正刑地審案，怎麼能用強勢逼人？”

雙方吵得愈來愈凶，聲音漸漸高了起來，火氣也大了起來。商人雖未辭窮，卻已麵紅，站起身來，卷起袖子，便準備去打上一架。

幸虧旁邊有人上來攔著，那位文弱書生才沒有吃專。

隻是沒有人注意到，在拉架的過程中，似乎有幾隻黑腳往那個蘇州商人身上踹了幾腳，踹得那位商人哎喲連連。

...

看著这一幕，酒樓裏的人們都有些愣了，尤其是那些路過梧州的旅客們。心想爭論小範大人的事情，為什麼蘇州商人卻像是得罪了全體梧州百姓？再看了一會兒，這些旅客們更覺心寒，居然連店小二都上去踹了一腳！

終於有人看不下去了，角落裏一個桌子上發出一聲嬌喝：“都住手！”

聲音的主人乃是位女子。身著緊身打扮，淡黃色的衣衫，包裹著曲線十足的身軀，腰畔係著一柄長劍，看來是個江湖中的人物，容貌倒是生得十分秀氣。

與她一桌的幾人聽著這聲喊，紛紛暗道糟糕，心想小師妹又要鬧事了，有些害怕地看了一眼桌後的師傅。想將這位女子喚回來，沒想到這位女子動作快，已經走到了樓中間。

桌上一行人的師傅滿臉平靜，年近中年，渾身上下精氣內斂，看不出深淺，隻是有些頭痛地搖搖頭。對於這姑娘似乎也沒什麼法子。

正在打著太平偏肘拳的幾人看見來了個多事之人，便散了開來，留下中間那個可憐兮兮的蘇州商人。畢竟這女子身邊帶著劍，一般的平頭老百姓誰願意去招惹。

“你們為什麼要打他？”那女子皺了皺眉頭，喝問道。

樓內的梧州市民們笑了笑，根本懶得理會他，倒是先前那位書生冷笑說道：“大庭廣眾之下，侮辱朝廷命官，就算大人們大度，咱們這些人難道便也打不得？”

“侮辱朝廷命官？”那年輕女子厭惡地一擰眉頭，說道：“那範閑又有什麼了不起的？”

樓中大嘩，就算那位蘇州商人對範閑多有不敬之語，但此時聽著這女子大言不慚地瞧不起範閑，也不禁有些吃驚。

範閑何許人？如今這天下，還有哪位年輕人能比他的風頭更盛？怎麼這位姑娘卻敢如此說話？

那位梧州書生冷笑道：“小範大人確實沒什麼了不起的，隻是這世上再難找個比他更了不起的人了。”

那位清麗女子皺著眉頭，似乎覺得欺負這些人不算什麼本事，問道：“可這和你們又有什麼關係？”

梧州書生微嘲笑道：“不明白？小範大人是我們梧州姑爺，這人居然敢在梧州的酒樓上，說咱們家姑爺大人的壞話，你說他是不是討打？”

梧州姑爺。

範閑娶了林若甫的女兒，自然而然，便與梧州這個從來沒有來過的地方，建立直了一種親密無間、分外古怪的關係。自林相退位之後，梧州城在京都便沒有了說話的人物，人民不多有些惱火，便是範閑這位姑爺混得是如此霸道，梧州城的民眾自然也有些與有榮焉的感覺，怎會容得外地的旅者放肆地議論範閑。

蘇州商人這頓打，真是無妄之災了，誰讓他忘記了小範大人與梧州的關係。

...

那位清麗女子似乎很討厭聽到範閑的名字，唇角微翹，露出一絲嘲諷的神色：“那又如何？也不見他敢在咱們北齊放肆？原來隻是仗著老丈人的威風，躲在梧州當烏龜啊...”

原來這一桌子人竟是北齊人！

雖說南慶與北齊早已恢復邦交，兩國聯姻加上苦荷收徒一事，正在過著蜜月，但畢竟是幾十年的老仇人，兩國百姓之間的仇視並沒有減低太多。此時聽著這女子自暴身份，樓中所有人都露出了警懼的神情。

就連那位被打的蘇州商人也自覺晦氣，往地板上吐了口唾沫，根本不對自己的恩人道聲謝，便反身下樓而去。

那清麗女子出身高貴，師門又是世間首屈一指的存在，自幼哪裏受過這麼多白眼，心情頓時變得極為糟糕。

偏在這時，那位梧州士子大怒罵道：“小範大人是烏龜...那你們那個北齊聖女算是什麼？”

...

酒樓中頓時安靜下來。安靜得連那清麗女子怒容旁的發絲吹動似乎都能聽得見。

那北齊女子臉色冷漠了起來，眼中閃過一絲寒意，似乎被這句話激起了真怒，手指緩緩按上腰畔的劍柄，一股劍意帶將出來，頓時將這樓中清風凝在了原地一般。

如此玄妙境界，哪裏是一般百姓能夠抵擋的？那位梧州書生隻覺雙腿一軟，滿臉駭異地便要往地上跪去。

酒桌之上，那位北齊女子的師長，一臉肅容的中年人不讚同地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不得傷人。”

北齊女子恨恨棄了劍柄，卻是臉色變幻不定，一掌拍了過去！

便在此時，一道灰影一閃，擋在了那位梧州書生的麵前！

...

桌上那位中年人眉頭一皺。

清麗女子一掌拍出，早已無法收回，硬生生地砸在一件硬物之上！

她悶哼一聲，感覺到對方身上傳來一道強大的勁力，自己根本不是對手，胸口一悶，被震退了數步。

來者身著一身灰衣，一隻手穩定地擋在身前，虎口之中握著柄長刀。刀尖正篤在地板之上。他就是用這把刀，擋

住了那清麗女子縹渺不定的一掌。

清麗女子看著那灰衣人手中的怪刀，看著對方那張毫無表情的臉頰，冷哼了一聲，知道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，但心裏卻並不怎麼害怕，自己的師傅和師兄弟們都在身後的桌子上坐著。整個南慶，隻要葉流雲不來，誰能將自己如何？

但是這一掌之虧，她卻是不會吃，一咬細牙，手腕一翻抽出腰畔細劍，劍花一綻，便準備攻過去。

“回來。”

她身後桌上的那位中年人緩緩說道，聲音雖然輕，卻有一股不容抗拒的威嚴。

那姑娘惱火地一跺腳，退到桌邊，不依說道：“師傅，讓我再打一場，我才不信打不過他。”

那位中年人微笑說道：“去年在上京，連你樸竹成師兄也敗在這位大人手中，你又怎麼能是他的對手？”

那姑娘家一怔，回頭望去，卻見那位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高手對著自己的師傅行了一禮：“狼桃大人，許久不見了。”

“高兄，許久不見，今日真巧。”

桌上的中年人，自然便是北齊國師苦荷的首徒，宮中第一高手，海棠朵朵的師兄，狼桃大人。

而先前救了梧州書生一命的灰衣人，手執長刀，自然便是範閑的貼身虎衛首領高達。

說巧？兩邊人忽然間在梧州碰上，自然不是一個巧字就能說明的。

...

狼桃望著高達微笑說道：“他還是不肯見我？”

高達麵色不變，恭謹應道：“旅途勞頓，少奶奶正在靜養，少爺沒有時間。”

那位姑娘家好奇地看著師傅與這人說話，這才知道，原來師傅認識此人，隻是她一直在山中修行，不知道北齊發生的事情，所以也沒有猜到高達的身份。就連此次下江南，也是她自作主張，根本不知道師傅的真正計劃。

狼桃緩緩低下頭，兩根手指輕輕地捏著酒杯，輕聲說道：“麻煩幫我帶一句話，這件事情總不能這樣拖著...我們北齊人，總有北齊人的驕傲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狼桃長身而起，便準備帶著自己的一幹弟子出樓而去。

便在此時，樓旁一道竹簾微動，一位英俊清秀的年輕人緩緩從簾內走了出來。這位年輕人容貌生得極為秀美，雙唇薄而微抿，臉上帶著人畜無害的笑容，偏生今天這笑容裏，卻夾了一絲令人心寒的意味。

狼桃停住了離開的腳步，意味深長地看著來人。

這位年輕人卻隻是對她微微頷首一禮，便將臉偏了過去，似笑非笑望著那位鬧的姑娘說道：“這是南慶境內，你當街行凶，難道就想這麼走？”

狼桃微微一怔，不知道以對方的身份為什麼要為難自己的女弟子，正準備說些什麼，卻隻見對方很堅決地揮手阻止。狼桃無奈地搖搖頭，如今北邊朝廷倚仗這位年輕人的地方太多，隻好由他去玩。

那位北齊的姑娘家不認識對方是誰，還以為又是一個隻知言論激人的酸儒，冷笑說：“姑娘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姓衛名英寧。閣下有什麼指教？”

“衛英寧？”那年輕人看著這清麗女子，眼睛一亮，聯係到最近收的消息，以及狼桃南下的目的，頓時明白了先前這女子為何如此生氣。

他轉向狼桃問道：“你的徒弟？”

狼桃含笑點點頭。

年輕人撓撓頭：“她就是衛華的妹妹？”

狼桃再次點頭，有些好笑，準備看這位年輕人如何處理此事。

誰也沒有料到，那位年輕人隻是哦了一聲，便沒有再問什麼，轉身對著那位叫做衛英寧的姑娘，輕聲溫和說道：“看在沒有什麼惡劣後果的情況下，你把劍留下，我便饒了你這一不遭。”

留劍？衛英寧大怒，天一道極重師承，這腰畔佩劍都是由師長所賜，所謂劍在人，劍亡人亡，哪裏可能隨便留下？

她冷笑說道：“你是什麼人？說話如此囂張？”

狼桃的眉間也終於現出了一絲煞氣，似乎是沒想到這位年輕人竟然如此不念舊。

年輕人望著衛英寧微笑說道：“我是什麼人先不論。我卻知道你是什麼人。你是衛華的妹妹...而我在桌上與你那老父親卻是稱兄道弟，你算是我的晚輩，我管教你一下又如何？”

他又轉身望著狼桃冷笑說道：“用這種無恥的法子逼我現身，很有意思嗎？”

狼桃苦笑一聲，複又坐了回去。與他一行的弟子們見著小師妹受辱，自己這位在北齊享有極大聲望的師傅卻是不管不問，不由大感駭然。

衛英寧聽著他的說話，卻是根本不信，自己的父親乃是長寧侯爺，北齊太後的親兄弟，怎麼可能和麵前這個漂亮得像女人般的年輕人稱兄道弟？她嘴唇氣得微微顫抖，劍指前方，喝道：“休得胡言亂語！”

年輕人不讚同地看著她，心想這等暴劣脾氣，不像衛華那小陰賊，倒像極了長寧侯那個老酒鬼，不說自己與她家的關係，單說北齊老婊子給自己惹的那個亂子，自己今天就得把她好好教訓一下。

他一招手，出手如電，手指尖輕觸衛英寧的虎口，輕輕巧巧地便把那柄長劍奪了過來！

這一手快疾如閃電，更關鍵是毫無征兆，動作極為細微...好漂亮的小手段。

衛英寧眼睜睜看著这一幕，就像是看見了鬼一般，嚇得張大了嘴，說不出話來。

年輕人緩緩撫摩著長劍的劍麵，讚賞道：“果然好劍，衛華那小子把老子給他的錢都貪到自己府裏去了，居然...還好意思和我搶媳婦兒。”

衛英寧胸口一悶，發覺自己是真傻，居然直到此時才認出對方的身份，自己的兄長乃是北齊錦衣衛指揮使，是個人見人怕的角色，這整個天下，除了皇帝陛下之外，大概也隻有那個人才敢如此輕蔑地說話。

年輕人輕彈劍背，望著她皺眉說道：“我妹妹是你小師姑，我那沒過門的媳婦兒是你大師姑，不論怎麼算，你都是我的晚輩，我教訓教訓你，有沒有問題？”

天一道確實極講究這個，衛英寧也無話可說，隻是想著麵前這可惡的年輕人，居然如此輕薄朵朵師姑，如此讓自己衛府受辱，氣得是滿臉通紅。

“不錯，我是這梧州城的姑爺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你們的來意我也很清楚，不過死了這條心吧，讓衛華也死了這心，準確地說，請你們的太後死了這心，再過些天，你們...終究也是要喊我姑爺的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將手中那柄劍揉成了一團破銅爛鐵大麻花，扔還回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